

时光里的母亲

□张红彦

清明节前几天我回老家收拾屋子，想着清明节回去上坟，兄弟姐妹们也能有个歇歇脚的地方。

当我打开锈迹斑斑的铁锁，使劲推开尘封的铁门时，院子里空荡荡的，一片荒芜凄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一棵长了十几年的石榴树依然弯弯曲曲，像我的母亲般静静地伫立在院落中，静候我的归来。

忽然，我的心情沉重了起来，想起我年迈的老母亲——想起她在时光岁月里矮小驼背的身影，她面目慈祥，身形枯瘦，精神状态却很好。每次看到我和家人回来，她总会高兴地说：“老二，你们又回来了，我在家挺好的，没事不用惦记我。”

从我记事起，母亲就是一个起早贪黑劳作的女人。她一生不但勤劳能干，而且总是乐善好施，街坊邻居家里一有事，她总是忙前忙后地帮忙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我上重点中学那会儿，学校离家有20多里路，一日三餐都在学校吃。平时除了买笔、本子和课外辅导资料外，我并不怎么花钱。可每次返校时，母亲总要塞给我10元钱——那时候很多家长只给孩子5元钱，所以我总觉得自己格外富有。但我从来不敢乱花一分钱，就连周六放学后，也舍不得坐公交，总是和同学们一起步行回家。

为了让我安心上学，不在学校花销上受委屈，母亲便尝试着喂了两头小仔猪，她想靠养猪赚钱供我读书。有时候天还没亮，母亲就起床去挖野菜。等到邻居家的大门次第吱吱呀呀地打开时，母亲已经挎着两大篮子野菜回到了院子里。她不知疲倦地捏起带着露水的野菜，一把一把地撒到猪圈里，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容，仿佛这就是她对美好生活的全部向往——因

艾草香里忆亲人

□于春林

又到清明，心里总是沉甸甸的。想起故去的双亲，不禁追思满怀，也带着挥之不去的怅惘。

沿着乡间小路走向村外父母亲的墓地，路上行人多了起来，大都是回乡祭祀的人。人们脚步匆匆，神色凝重，手里捧着白色或者黄色的菊花，花束上的水珠顺着花瓣滚落，仿佛止不住的眼泪。风里裹着湿润的泥土气息，那特别风味的乡土气息，吸引着人们清明时节回到故乡，追思亲人。那气息熟悉又刺心，一下就把我拉回到许多年前的清明。

那时父母亲还健在，每到清明前几天，父亲就会带我来到村外一处草甸子里采艾草。父亲的背很直，步伐稳健，走在田埂上时，衣角被风掀起，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布衫。他会教我辨认艾草，说只有叶片背面带着白绒的才是正宗的，用来做清明粿最香。我跟他身后，蹦蹦跳跳地采着艾草。回到家，母亲把艾草洗净、焯水，再用石臼捣成泥，和着糯米粉揉成碧绿的面团，里面包上豆沙或笋丁肉馅。蒸好的清明粿冒着热气，咬一口，艾草的清香混着馅料的鲜美，那是我童年最难忘的味道。

可如今，村外草甸子的艾草依旧年年生长，石臼却早已

清明节的美味

□陈黎

在我们的时令里，总有几种味道是刻进骨子里的——端午的粽叶香，中秋的月饼甜，过年的饺子……而清明，于我而言，则是一缕清明菜的微涩清香。

在我的家乡，清明节前，家家户户都要做“清明菜粿粿”。清明菜又名鼠曲草，初春时节，田间垄畔便会萌出叶片生有细密茸毛、顶端开着明黄花球的草，它们带着一股清润的香。每当后屋的山坡上长满清明草时，外婆便会挎上竹篮，带着我上屋后采摘它们刚露头的新鲜嫩芽。

外婆做清明菜粿粿，是一年一度郑重其事的仪式。糯米与籼米按比例浸泡一夜，磨成细腻湿润的米浆，压去多余水分，成了柔软的面团。再把清明菜洗净、焯水、切碎，揉进米团，便会染出一抹湿润的绿。这时候，外婆会额外分我一小团，让我一起。我包包时，不是米团粘在手上弄不下来，就是放的馅儿太多，米团合不拢。这时候外婆总是笑着，耐心地教我，并帮我重新弄好。

为供我读书的开支有了着落，家里的生计也有了希望。

说来也怪，我家的老母猪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，一年总能准时产下两窝猪仔。把猪仔养大后，除了贴补我的上学开支，还能满足家里的日常花销。直到我考上省公费师范学校，不用家里再掏钱，家里的老母猪就再不下小猪仔了。

白天，母亲还要和父亲一起到田里干农活儿。那时候的农活儿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：春天来了，母亲带领家人到地里春耕，负责安排协调各项活计；父亲赶着家里的老黄牛犁地，不上学的姐姐则在前面牵着牛头，顺着地边往前走。

每到夜晚，街坊的男女老少都会聚到大街上，坐在石头墩儿上，大人们有说有笑、谈天说地，孩子们则在街道上追逐嬉戏。而母亲，却一个人坐在家中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缝缝补补：要么给孩子们裁剪过节的新衣服，要么缝制家人过冬御寒的棉袄棉裤。后来家家户户装上了电灯，夜里的照明才好了一些。母亲一年四季都是这样，从来不肯让自己闲下来。

母亲虽然上学不多，却聪明善学，颇会识文断字。她还懂一些民间治病的土方法，尤其是针对小儿肚疼、消化不良，更是颇有造诣、手法娴熟。街坊邻居、乡里乡亲，谁家的婴幼儿、小孩子生病了，或是发烧、不吃饭，她总能三下两下就治好。这些土法土药都是她自己炮制的，给别人家孩子看病，从不收取分文。也正因此，我的母亲深受乡里乡亲的敬重和爱戴。

此时此刻，物是人非，我站在院子中间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嘴边轻唤母亲，却再无人应答；思念母亲的音容笑貌，却再也无法相聚。夜里睡梦中，我又见到了久别的母亲。她依然满头白发，面带笑容，步履蹒跚地端着碗向我走来，细细地向我嘘寒问暖……

蒙尘，再也看不见父亲那双粗糙的手，再也没有母亲带着我一起做清明粿了。我尤其记得父亲离开的那个冬天，天空却飘着冷雨。几年后母亲也去世了，从那以后，每到清明，这雨就像是为我而下，淅淅沥沥，诉说着无尽的思念。

走到墓地前，远远就看到了父母亲的墓碑。白色的花岗岩墓碑上镌刻着双亲的名字，那黑色的字迹一下子戳痛了我的心。我慢慢走过去，把手里的白菊放在墓碑前，轻轻擦拭着碑上的灰尘。这时，天空飘起了小雨，雨丝落在冰凉的墓碑上，也落在我的手背上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。

“爸爸、妈妈，我来看你们来了。”我轻声说着，声音带着哽咽，“今年的清明粿，我按照妈妈的方法做了，味道和您做得差不多，就是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。”

风穿过墓地的松柏，发出呜呜的声响，像是父母亲的回应。我坐在湿漉漉的墓碑旁，和他们说着这一年的点点滴滴，工作上的进步，生活里的琐事，就像他们还在我身边，耐心地听我絮叨。

回望过去，父母亲曾经陪伴我的岁月是那么的幸福。如今，父母已经不在我身边，但他们的爱却像这清明的雨，一直浸润在我们的生命里，从未离去。风又起了，带着艾草的清香，仿佛父亲、母亲就在我身边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孩子，好好生活。”

外婆的手极巧，揪下一小团，捏成小碗状，填入炒香的腊肉丁、腌菜与春笋拌成的馅，再收口，轻轻按扁，一只青碧圆满的菜粿便做成了。有时也做甜的，包入红糖、花生与芝麻，又是另一种甜蜜的慰藉。

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，大铁锅上汽后，一只只碧绿的菜粿排放在蒸格里。水汽氤氲上升，渐渐弥漫出草本清香与腊肉咸香交织的气味。蒸熟的清明菜粿，外皮糯软而微带韧劲，内馅油润咸鲜，一口下去，满是山野的春意。

那时我总守在一旁，等不及吹凉便咬上一口，外婆总会笑着嗔怪：“慢点儿，没人跟你抢。”吃过清明菜粿，外婆还会变戏法似的给我塞颗烤鸡蛋，用灶膛里的余灰盖住鸡蛋，经过炉灰炙烤过的蛋，自带一股焦香，口感扎实弹牙，那滋味至今想起来仍回味无穷。

如今，外婆已离世多年，那片长满清明菜的山坡被移成了平地，我也随父母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新疆。每到清明，想要复刻记忆里的味道，也只能用青汁或者菠菜代替。只是，那股独特清香，终究是难以重现了。

一念慈容 雨纷纷

□沈洪亮

清明时节的雨总是一滴一滴地落下，细细密密地落在头发间、衣角上，凉丝丝的，就像祖母以前轻抚我手时一样。不用特意去回忆，一想到祖母慈祥的笑容，眼睛里就会泛起泪光，仿佛这雨不是下在大地上，而是下在心里，一滴一滴穿过所有的关于她的记忆。

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和祖母在一起。清明节前后经常下雨，于是祖母就拉我到炕边坐下，在窗户边靠着，借着窗外的一丝光线纳鞋底。她手上的老茧很多，手指关节也有些变形，这都是她一生辛劳留下的印记，但是抚摸我的时候却很温柔。祖母缝制的速度不快，每一针都做得非常仔细，针脚整齐如田间的小麦，一针一线都是她对我的爱。

炕边的小桌子上经常放着一个粗瓷碗，里面装着祖母蒸好的清明粿，艾草的香味和糯米的软糯混在一起，整个屋子都飘着这个味道。清明粿是祖母最拿手的一道点心，每年清明节前，她都会到田埂上采摘新鲜的艾草，清洗、焯水后与糯米粉混合揉成团，包入豆沙，蒸上半个小时，揭开锅盖的瞬间，热气腾腾，香气扑鼻。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想把它们吃掉，但祖母就会按住我的手说：“等凉了再吃吧。”然后掰一块递给我，我放进嘴里，软糯里夹杂着艾草的清香，这种味道深深地刻在了我的骨髓里，成了无法回去的乡愁。

那时对清明的含义不甚了解，只知道下雨的时候祖母会陪在我身边，吃清明粿，靠在她怀里。后来读过许多有关清明的诗词，才懂得清明时节的雨水里总掺杂着思念与牵挂。那天也下着细雨，她躺在炕上，眉眼间依旧温柔，但是再也睁不开眼睛了，也不再为我纳鞋底、蒸清明粿，不再用那双粗糙的手抚摸我的脸了。

清明节的时候，我常常回到老屋的炕上坐下来，看着窗外的细雨飘落。田埂上艾草依旧翠绿，但已无人再采摘做清明粿；炕边的位置依然空着，不见了纳鞋底的人影。按照祖母教的方法揉面、包馅、蒸清明粿，可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以前的味道，没有了她手心的温度，也没有了藏在针脚中、藏在粿香里的那份疼爱。

细雨仍然淅淅沥沥地下着，落在窗上、老槐树下以及我蒸的清明粿上。看到窗外下雨的时候就会想起祖母慈祥的笑容，眼睛就湿润了。她的笑容、她的话、她粗糙的手掌、她做的清明粿，都像清明时节的雨水一样，在我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记，永远不会消失。我知道祖母一直都在那里，藏在细雨里，藏在艾草香里，藏在我每次的思念里。

清明时节的雨让人觉得伤感，主要是因为对已故之人的思念。对于我来说，这场雨就是祖母对我爱的表现，也是跨越时间的一种陪伴。不似暴雨之狂暴，却如祖母之爱一般缓缓浸润我的生命。思念不是沉重的枷锁，而是温柔的力量；清明不是冰冷的离别，而是一种铭记的方式。

祖母的爱如雨，一直都在下。细雨洗去岁月留下的印记，却洗不掉心中的思念。祖母的爱就像清明时节的小雨一样，一年四季陪伴着我成长。生命虽然会逝去，但是温暖与牵挂不会被忘记，正如清明时节的小雨滋润心田，在缅怀中学会珍惜，在记忆里不断前行，每一份爱都能跨越生死、世代相传。